

俞鴻鈞的早年(上)

王紹齋

鴉片戰爭家道中落

俞鴻鈞先生的先人原籍浙江，因祖先奉派在廣東擔任武職官，深受廣東地方人士敬重。遂立籍廣東省新會縣的江門鎮。江門鎮在廣州的西南約兩百華里，珠江本是一條支河，新會人不甘承認這條河是小河，要把它稱之爲江，珠江支河直達鎮前，這個鎮因江而名之爲江門。凡是新會、臺山、恩平和開平四邑的人，要進省城，必得經由此地；這是出入口的水陸碼頭，而無形中新會縣又成了四邑之首。江門鎮名副其實是新會的一個重鎮，水陸交通方便，市面相當繁華。

俞府在鎮上經營一家雜貨行；當時的雜貨行幾乎是無所不包，除各類日用食品及用具外兼營綢緞、茶葉的出口。因新會臨近澳門，自嘉慶年間開始，澳門早就成了華洋貿易的集散地，所以俞府的雜貨行，也是華洋百貨雜陳，並經營歐美各國的金銀幣，及外國的印花布和花邊。因此，俞府在江門鎮上雖不是豪門巨戶，也稱得上是頗具實力的殷商。

可是不幸得很，到他祖父出生的第二年，即

道光十九年，亦即一八三九年發生了鴉片戰爭，當他祖父六歲的時候，即一八四二年正是滿清政府簽下那最令人痛心的「南京條約」，自此中國的老百姓都得承受戰敗後的惡果。江門鎮自不例外，而且是首當其衝，根據南京條約內所規定的賠款之外，有一項賠款叫「廣州贖城費」，一共是六百萬銀元；表面上是廣州商民與地方當局所繳，實際上是廣州近屬各縣所繳的，雖繳給英國人的只是六百萬元，而官府交派下來更加倍再加倍，又何止兩個六百萬；到了江門鎮，就變成了指派限繳，數目上更加倍。普通老百姓似乎還不夠資格被派，而是商民倒霉；俞府雜貨行就承當了一個相當的數目，這是帶點愛國性質的，賣了田地也要高高興興地繳上去，趕快把省城贖回來。跟着要繳的是地方團練費用的加倍攤派，俞府雜貨行又是名列前茅，而且是經常性的。大家表現無比的愛國心，仇洋排外的氣氛升高到了沸點，甚至小孩子項上當作飾物的外國金幣，也有通敵親洋的嫌疑；而俞府雜貨行裡所存洋貨，自然得趕快地收藏起來。而原擬外銷的大批絲綢和茶葉，却銷不出去，那年頭誰來穿綢着緞？茶葉堆在

倉庫裡只好望着它們發霉。於是市面日益蕭條，營業範圍也跟着縮小，不到五年，俞府就開始衰退了。

他的祖父，那時候只不過是一個十二、三歲的小孩，在私塾中，四書已經讀過了；家庭原對這孩子期望甚奢，也曾打算培養他從科舉的路途上進，改變一下門楣。但是，家庭經濟已無力繼續栽培，祇好回到雜貨行來照顧生意，他就這樣輟學經商，回到自家的雜貨行做「小開」了（廣東人叫少東）。在當時的社會來說，讀過六七年私塾的孩子，是比較容易開竅的，以這樣一塊良材，以之用來在商場加以磨練和發展，是不難使這家雜貨行恢復舊日風光的。且其時香港已成了英國的屬地，開埠已十年，澳門也在三年前即道光十九年割讓給了葡萄牙，這兩個國家爲了長遠穩定這兩塊海外屬地的經營，一改過去的霸道，願意與附近的廣東老百姓友善修好，來發展正常貿易關係；而這兩地的華人則多屬四邑同鄉，且有很多俞府的親友在那兩地與洋人從事交易，他們的生意做得很不錯。

如果俞府小開願意循着這層關係去拓展，在

生意上是很有幫助的；但是俞府的人經過從前的那一次教訓，對於從事華洋間的貿易，不敢輕易再去碰它，時局那麼亂，還是靜觀一段時間再說，家庭中更不放心讓自己的小孩到那些是非之地，更談不到去學做生意了。另一個原因是，當時由於外禍連年，激起了全中國老百姓的愛國心，而民族性特別強的廣東人愛國情緒更是空前高漲，因之各地的團練辦得很積極；而新會全縣尤其江門鎮的團練工作更為起勁。自十六七歲的小夥子以至四十五歲左右的男子，幾乎都成了衛國保鄉的團勇，因為反洋的環境中，誰還敢讓自己的孩子去與洋人接近？因此，他的祖父就這樣被約束訂牢在店中。

祖父爲人忠義豪爽

早年廣東社會是盛行早婚的，到他十八歲那年，亦即咸豐六年那年，家中便爲他完了婚。照理說一個人成家之後，就會安下心來立業，好好守住那家衰頹中的雜貨行，兢兢業業地經營；可是他的祖父，天生就沒有具備經商的長才，相反地，他生來就有一副忠肝義膽，豪爽而重信義；中等個子，身體却是很結實，又讀過幾年書，對「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」，也頗能說出一番道理。在江門鎮，像這樣的人才，無用說自然就是一位最標準的團勇，而且是團勇中間的文武全才；他對於經商既無甚興趣，對地方上的團練活動却很熱情。一個讀了書的青年人，是比較敏感而富於聯想的；這時候湖南的曾國藩因辦團練成功與太平天國打得有聲有色，無形中給各地從事團練

活動的年輕人很大鼓勵。

因之他的祖父，有時候也不無以此自況的興奮，每天在茶樓中與大夥兒集會談古論今之餘，述及新會縣在三百年前有過光榮的故事。那就是在西元一五二二年間有一批葡萄牙人，既不像海軍也非正式的商人，是否海盜或探險隊，不得而知，駕了一條有很多桅桿的大木壳船，一心想來中國發橫財；倚仗他們船上有砲，便冒冒失失在新會的西草灣登陸，打算大肆搶劫一票。可是他們萬萬想不到，新會這地方的老百姓是非常的強悍，而且很團結；一見洋人入侵，便羣起抵抗，一聲鑼響，連鎖通知，四鎮八鄉的壯丁聞聲迅速趕至；幾千上萬的人將入侵的這些「番鬼」團團包圍。這些葡萄牙人被包圍在陸地上，使船上的大炮沒有機會發揮作用；結果衆寡懸殊，上岸的葡人共四十二名全被活捉。這一仗打得極漂亮，不但上聞朝廷，連葡萄牙國內的人都感到震驚了。這一次的偶發事件，新會人就硬把它叫做「中葡之戰」，幾乎所有的新會人都誇說他們的遠祖參加過光榮的這一役。在民間流傳着有關此役的說不盡的種種故事，因此新會的團練便有其悠久的光榮傳統。

林則徐當年在廣州決定焚燬英人鴉片煙之前，就認爲廣東的民心可用，暗地早就動員了民間的團練配合正規軍備戰，結果英國人就打不進廣州。只好改在浙江定海去登陸，這就是一個明證。他祖父當時就日夜陶醉在這些歷史的回憶中，而把自己英雄化起來。他英勇的機會終於來了，就在他新婚妻子（鄭姓少女，臺山人氏，育子四

人，次子廷柱先生即鴻鈞先生的父親）懷有身孕即將臨盆的那個時間，英法聯軍又要進攻廣州了；那正是咸豐七年臘月，鄉下正準備舞龍舞獅迎接新春到來的時候，消息一傳到江門鎮，年輕小伙子個個摩拳擦掌興奮之至。他的祖父更是興奮得要命，等不及官府的檄調，上千的團勇就自告奮勇要去保衛大廣州了。他趕快回家把雜貨行關掉，表現了「壯士一去不復返」的氣概；吩咐大着肚皮的新婚妻子回鄉下的娘家去。他父親是前一年就去世了，老母就拜託族中叔伯照拂，就這樣迫不及待隨着大夥兒上了廣州。

可是走到半路就聽說洋人的大炮夷平了廣州的半個城，廣州城已經被番鬼佔領了；總督也已被俘，大隊人馬進行到廣州城外十來華里的地方就不能繼續前進。先他們而至的各縣鄉鎮的團勇爲數有幾十萬，都駐紮在城外，鬧哄哄亂做一團；微妙的是，這些愛國的英雄們固然進不了城，而番鬼們（洋人）也不敢出城一步。兩方面在相持並守望着；俞府小開除了開了一次眼界，混在偉大的行列裡呼喝過一陣之外，實在沒有甚麼精彩可言。大夥兒在野地裡疲憊不堪地耗過上十天之後，像洩了氣的皮球，懶洋洋地又回到江門鎮。

就在他回到家鄉不久，一場大病使得這位愛國的勇士臥倒在床上。這大概是在廣州城外叫喊打「番鬼」露宿野地的時候受了寒；這一場病竟延續了好多年。在這期間，他的老母去世了，開始是用罄了所有的積蓄，繼之賣田地，最後把開雜貨行的那棟老屋都賣出去了；在無處容身的情況下，幸得他岳家的同情，撥了一間偏房給他

們寄住。俞府這時候就全仗他的妻子獨力撐持，生活之艱苦是可想而知的。廷柱先生也就在那種環境中，慢慢來成長，慢慢來接受安排與鍛鍊。

族伯賞識携同赴滬

由於家庭環境變遷，俞廷柱先生在小時候得不到好的營養，身體的抵抗力弱；再加上家裡有位常年多病的父親，當然容易受到傳染而亦經常鬧病。因此就耽誤了他的求學，事實上家裡也無力讓他去上私塾，八歲那年始得外祖父的幫助，勉強讓他上了九個月的私塾；不幸的是，又因外祖父的去世而停輟下來，以至便終其身與書無緣了。到了他剛滿十二歲那年，他的父親又復相繼告別人世，廷柱先生便成了孤兒。俞府由盛而衰，從此就靠這個十二歲的小孩來頂立門戶了。

廷柱先生在十四歲那年，在江門鎮一個遠房族伯俞修義的布店裡學做生意，他這位遠房族伯跟他父親過去頗談得來，是年輕時同時在廣州城外一起聚集的伙伴，為人很講義氣，對他倒很愛護，在店裡面並不把他當學徒看待，依然叫他喊「阿伯」不要叫店東；這樣喊，自然是有維持這位族侄的身份之深意在內。而這位在困苦中成長的廷柱先生雖未從祖上那裡承受到任何的財富，却自他父親那裡承受了一份看不見的開朗氣質；十四歲的年紀，看起來就顯得像個將臻成熟的少年，做事踏實，學習認真，因此進步很快，處處顯出是個有出息的青年。

在布店裡做了一年的侄少東，廷柱先生很討

他族伯的歡喜，而且他已知道失學的痛苦，特別的用功，遇事便學，逢人就問，這一點便更值得人欣賞。十五歲那年，他隨族伯俞修義到省城辦貨，順便到新開埠的香港去了一趟，誰知道此行便成了他一生命運的轉捩點。

他另一位在香港做進出口生意的江門同鄉，聽說上海那邊的進出口貿易，因各國租界內的迅速繁榮而亦得到迅速地發展，早已取代了昔年香港、澳門的貿易地位，要做大生意非到上海去開創發展不可。他在香港住了幾天；這位同鄉一眼便看上了他的聰明伶俐，有意帶他到上海去闖天下，於是與他的族伯商量，他族伯亦加贊成，覺得這少年是個可造之才，如其讓他埋沒在江門鎮，不若讓他到大地方闖一闖。問他本人願不願意去。廷柱先生聽說可以到大地方去看花花世界，自然是求之不得了；而且修義族伯還一口答應替他照顧家中的母親，他既感激又興奮，便決心到外面去闖了。於是族伯修義先回江門，他乃留在香港住下，等候去上海的行期。

廷柱先生當時的確是個有志氣的青年，在香港停留的這個時期，勤快如故，好學如故；因為在做進出口貿易的環境中，看到店中人們日常與當地的英國人在交往中講的都是英語，他便在一旁注意地聽，然後有機會便開始學。他學英文自這時開始，終其一生便從未間斷過，其後他能一帆風順，在進出口貿易方面之所以有所成就，得以成為上海廣東幫中的富翁，實得力於在英語的修養上所紮下的深厚基礎。在香港等了一兩個月，終於到了上海。

信和洋行大展長才

「人不出門身不貴」，廣東人之所以敢到地球上任何一個地方去闖天下，這句話有鼓勵作用，廷柱先生十五歲那年就一腳踏上海灘，當時感覺到自己忽然間變成了一個大人了，雖然在這萬商雲集華洋雜處的花花世界裡，在熙熙攘攘的人羣中，他只不過像隻小螞蟥。實在有點膽怯，一種與生俱來的本能反應，很自然地警覺到，要保護他自己，不要被這些上海人踩死。他所看到的僅僅是太古碼頭一地的雜亂景象，就把這位來自江門鎮的小人物給駭住了。一進入英租界的地界，則又是另一個繁華世界，新闢的寬闊馬路，整齊而有氣派的商店，洋人的昂首闊步，上海人的考究衣着，一切都是那麼富足；那時候外灘和南京路一帶的高樓大廈尚未建立起來，也沒有像二十年以後的那麼繁榮，就已經够他羨慕，够他大開眼界了。那一年正是同治十一年。誰知命中註定了他此後的一生，便得在這塊土地上生根、發芽、開花和結果。

廷柱先生為了要在上海立足，知道必須付出相當的代價，於是刻苦耐勞，克勤克儉用以達成志願。好在廣東人是很團結的，他們最重視鄉親，由於這點就很容易結成幫，廣東幫之團結是世所公認的。他最優越的條件就是有廣東幫的依靠；同鄉黃裕德把他帶到上海來學生意，而讓他有生意可學，這是他的幸運。黃裕德在香港本來就有個信和洋行，到上海來無非增設個分行。廷柱先生順理成章便在這家信和洋行裡開始學生意。

也成為信和洋行開「行」的第一個「學生」。

信和洋行是專做出口的一家洋行，出口的項目，主要是五倍子、水銀，也兼營茶葉和絲。這是信和洋行香港老行一開始就經營着的老行當，除了開拓上海方面新的貿易關係，香港的老關係還是緊緊地掌握在手裡；又因信和的資本雄厚，信用好，老闆黃裕德又復善於交際，所以很快就能打開了局面。廷柱先生很幸運的，一開始就能得到一個很不平凡的歷練，而且他又有罕見的語言天才，年輕、吸收力快，再加上他持之以恆的用力，不到三、五年，他便能講一口道地的上海土話，而杭州話、蘇州話，甚至寧波話和江北話，他都能應付個七、八成。英語是他最用功學習的外文，雖不及外人，但比那些只會洋涇濱就高級得多了。

信和洋行開在英租界，租界初期，對外貿易簡直就是廣東人的天下，這是有其歷史淵源的。遠在康熙、雍正年代，廣東人在澳門即與洋人發生貿易關係，廣東人做進出口的生意，已經有兩百多年的經驗，五口通商以後，銜接着以往的老關係，很自然地轉移陣地到上海來開拓這個新的市場了。俞廷柱先生成長在這樣一個難逢的際遇裡，本身再不斷地培養優越的因應條件，加上信和洋行的背景和廣東幫的無形聲勢，使他很順暢地在十五年裡由學徒而跑街，而獨當一面到外地去開設分支行莊，終至接受東家的重託主持了信和洋行的整個業務。在他一手主持下，先後在江蘇、浙江、福建、廣東、廣西、湖南、湖北、江西，甚至遠至四川等九省的各大口岸，遍設了

信和洋行的收購行莊，為了擺脫那些駐滬洋商，尤其是那些猶太人所營洋行，從各省行莊直接收購來的貨物，一律由上海、香港兩地直銷歐美。這在當時是很不容易做到的，但是他却做到了。所以在英租界裡的廣東幫，都把他當作一號了不起的角色。

廿年奮鬥名成利就

他在信和洋行足足服務了十五年，貢獻很大；東家黃裕德眼見他所欣賞的人，果然沒有錯；在「慧眼識英雄」的自我安慰之餘，就不能不為這位視之為子侄的人有所安排。在他做滿八年的時候，首先每年便為他規定了加倍的紅利，這份紅利存在行裡滾利息，滾到做滿十二年時，本利已有五千多兩銀子了。黃裕德有意提拔他，索興免息讓他做滿五年兩銀子的股份，使他成為對等合作的老闆，條件只有一個，要他照顧他的孫子黃望和。所以俞廷柱先生在辛勤苦幹十二年之後，成了信和洋行的老闆。第二件事，黃裕德覺得有責任要為他在上海成一個家，這在俞廷柱先生來說，確是一件大事。經同鄉介紹，就在他當上老闆的那一年，同時也當了新郎倌，他的妻子姓李，也是新會人。

俞廷柱先生在他的人生征途中，雖然相當的辛勞，到底也得到其應有的酬報，立業了，也成家了。結婚的第二年，帶了新婚的妻子，回江門鎮去了一趟，主要是省老母拜祖先，所幸老母還很健朗。出他意料之外的是，他自學徒至夥計歷年所寄回家的錢，他老人家省吃儉用，將所積蓄

的錢硬把早年賣出去的那棟雜貨行老屋買了回來；並且又使恒順泰雜貨行恢復了當年的舊業，除了他弟弟星耀先生之外，並雇了族中的兩個子弟照拂着生意，當俞廷柱先生被引回到這個老家接觸到這幕感人的景象時，不由得泣不成聲地跑到他老母跟前跪下；一個是硬挺而偉大的母親，一個是堅強而爭氣的兒子，在歷經十二年的苦難之後，終於在他母子的手裡要回了他們的老家。

俞廷柱先生回到上海的第三年，即光緒十三年，信和的生意很興旺，賺了不少錢；為了順從他母親的第二個願望，乃用恒順泰三字獨資開設了一家豬鬃行，專經營豬鬃的外銷。基於廣東幫中的道義，同時為報答黃裕德當年的提拔，他在信和的股份仍照當年的二萬兩銀子盤回給黃家，但仍保持一點象徵性的股份；每天仍須抽出部份時間去問事，為的是對黃望和可以加以指點。那時候的人就有這麼可愛，為了道義，竟然放棄他摸了十六、七年最當行的水銀、五倍子、茶葉和絲這幾方面的生意，寧願從頭來做未曾接觸過的豬鬃生意，所以開始的兩三年，吃足了苦頭；好在他信用好，人頭熟，又有老關係可資運用，慢慢地終於穩定下來而能逐步發展，不到五年就趕上信和以前的規模，內地各大口岸也相繼設置了自己的分支行莊，他即迎接母親及兄弟姊妹來滬同住，並令四弟星耀幫忙做生意。這時他才鬆了一口氣，所以後來他常常提醒他的兒子：「外行的生意不要去做」。乃是他的經驗之談。

俞廷柱經過近二十年的堅苦奮鬥之後，可算名成利就，在商場上稱得上是有光彩的股實大賈

；而在廣東幫的一些慈善、救濟、興學活動中，捐輸起來却往往就成為這些活動的重要支柱。凡此也為他帶來一些頗堪自慰的聲望。

俞家長子運轉鴻鈞

戊戌年那一年，康有為在北京，居然說動了光緒皇帝不惜改變他三百多年來的祖制，實行維新變法；而在上海的廣東同鄉們莫不興奮異常。在同鄉會裡開哄哄大開筵宴，唱堂會戲，用以遙為慶祝，認為這一來中國便有救了，在租界裡的中國人可以站起來了。廷柱先生一高興喝得大醉，半夜起來喝冷茶，大醒舒暢之餘，聯想到一樁心事，現在該當成家了，可以上慰老母，也了却老人家最大的心願。旋娶李氏年僅十七歲，翌年即懷孕，生長子鴻鈞先生，祖母愛護備至，躬親撫育。廷柱先生勤勞節儉，事必躬親，於是積勞成疾，得年四十二歲即棄世。

當時俞鴻鈞僅十七歲，遵父遺言繼續攻讀，所有一切產業及經營事業悉交四叔俞星耀代為掌理。民國初年曾在杭州西湖茅家村購置一座大山地，將祖墳由江門移葬於該地，廷柱先生墳墓即葬於該處，墓道前曾造牌坊一座，書「俞氏墓道」，聞近已被中共毀除。

俞鴻鈞先生誕生於民國前十五年，即遜清光緒廿三年，西曆一八八七年農曆十二月十二日。他是俞家的長子，自然帶來了俞府不少的歡欣和喜樂！廷柱先生對這長子的期望也很殷切。世諺有云：「轉運鴻鈞」，所以他給長子取名「鴻鈞」，他的英文名為OK·Yeh，後來中外朋友

均以OK呼之。

俞鴻鈞降生，第三年他的大妹妙真出生，從此帶來了俞家的繁榮，第五年他的弟弟鴻潤也跟着出世，其後庶母又生二妹敬玉、三妹麗芬、四妹麗芳也次第相繼出世了；本來靜靜的家，由於陸續添丁，一時變為融融樂樂的大家庭。廷柱先生的恒順泰豬鬃行的業務也越做越發達，真是到了所謂「生意興隆通四海，財源茂盛達三江」的景況。

俞鴻鈞三歲那年，回到新會江門鎮老家去過一次，就在那一年的年底，他的老祖母去世；這位硬挺而偉大的女性，終於挺到看他的長孫長到三歲，滿足了她抱孫的期望後才逝世的。喪事辦完後，俞廷柱先生又帶着俞鴻鈞回新會，作了一項很週到的處置，恒順泰雜貨行生意交由族中子

弟經營，房屋部份捐給祠堂用作祭祀的公產。父母墳墓則由祠堂管事負責祭掃。回到上海後，復將鬃行的業務也逐漸交給他弟弟星耀先生負責處理。他自己大部份的時間則放在對兩個兒子功課的嚴督上；有時候也順帶做些房地產，民國以前在閩北一帶陸續置了不少的房地產。他們北四川路順和里的那幢自宅，就是宣統元年間所購置的，因為這個地區住了很多「老廣」，幾乎成了上海的廣東「唐人街」。

俞鴻鈞先生幼年甚為乖巧，其母李太夫人愛之若瓊寶，晚間常帶他同睡，怕他受涼，令其戴着帽睡，並將糖蓮子置其口中。先生云：「我的牙齒整齊，可能與此事有關。」長大後因有一次不聽母親的話，將頭髮剪去，母親曾三天不理他，先生因此深感內疚！

褚問 仰天長嘯集

定價新臺幣柒拾伍元
中外雜誌社代售

本書為名作家褚問鵠女士精心傑作，懷舊憶往，生動翔實，精彩百出，美不勝收，要目有：王陽明的異代知音。羅卓英將軍和文天祥題壁詩。國殤陶衣雲。留取丹心照汗青。我所最難忘的人。桂林山水憶前遊。孤山探梅。一堤烟柳憶南湖。楊貴妃之死。關於褚遂良的籍貫問題。夏憶鴛湖。吾愛吾廬。山園拾趣。我武維揚。為滿籍女詞人說幾句話。周道如的下場。西施失踪之謎。一劑藥方。故鄉的早高。埋香埋玉總多情等篇，卅二開本，穿線平裝，定價柒拾伍元，請將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，立即按址寄書。